

永生岛，曾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弹丸之岛，后渐渐为海水侵蚀淹没，现已成为暗礁

永生是从土著语欧拉冒翻译过来的

OLAMALL 欧拉冒

消失的永生岛

丰土 著

O L A M A L L

欧拉冒

消失的永生岛

丰土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拉冒:消失的永生岛/王洪超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 - 7 - 5118 - 4201 - 5

I. ①欧…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8618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张心萌

装帧设计/马 帅

出版/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编辑统筹/市场研发部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吕亚莉

开本/A5
版本/2013年4月第1版

印张/12.125 字数/330千
印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201 - 5

定价:2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把不确定确定下来

——丰土《欧拉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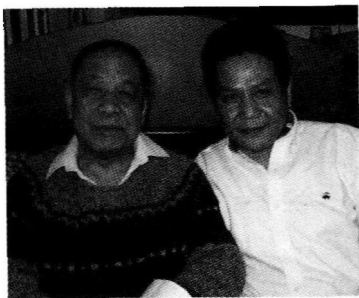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 刘心武

前几天丰土风风火火跑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

至少二十五年前，我们就认识。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个笔名。掐指算算，那时候我才四十五六岁，他呢，才二十四五岁。我们之前最后一次谋面，大约在二十年前。为什么说多年不见，他忽然笑嘻嘻走到我面前，一声“刘老师”，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现在已经过了七十，脸上的老年斑在渐次增多，而他呢，居然还是二十年前的那模样，难道岁月的雕刻刀，只对我不对他？

其实，就在二十年前，我就知道，丰土经受的坎坷，已经非常富于戏剧性。那番坎坷居然并没有令他容颜衰颓，穿越诡谲世事，他依然青春焕发，笑容可掬，已足令我感慨，谁知他刚在我面前坐定，便递过一本长篇小说来，说是出版社给他印的试读本，请我先睹为快，并且，希望我给写个书序。

随手翻那书，书名古怪：《欧拉冒》。他忙解释：“欧拉冒”是夏威夷土语“永生之岛”的音译。那试读本前面，已有作家北村和电视人时间的序，正文后面更有文学评论家李以建的篇幅颇长的导读，都非常真切精到，还要我糟老头子写什么序？



丰土初识我的时候,我正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那时候,应该说还是比较“庙堂”,也比较“中心”的,他跑来投稿,是个短篇小说,虽系无名小卒,也应以礼相待,没有压他的稿,拿去请编辑看,编辑眼睛一亮,交主任二审,主任也觉得不错,交终审的副主编,竟一槌定音,付梓刊发。我是期期大样都看的,看到他的作品顺利上版,水平与其他成熟作家相差无几,为他高兴。但我没多久就离任了,从“庙堂”换入“江湖”,很快地就“边缘化”了。自己“边缘化”了,却希望如他那样的年轻作家,能笔耕不辍,尽快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也确实有若干当年我任主编时刊发出作品的年轻作家,后来笔锋愈健,成绩斐然,不仅成为我们这边文坛的翘楚,也获得了世界声誉。我自己后来自诩“边缘有光”,做“边缘人”,写“边缘文”,种所谓“四棵树”(“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混迹于“江湖”,笃信即使是“文友”,也无妨“相忘于江湖”。我得承认,我后来把丰土完全忘却了,他也没有以继续发表出的作品,提醒我注意他的存在。

偶尔会想起改革开放初期,一起走红的那些文友,继续写作、发扬光大的有,因客观主观原因挂笔的也很不少。曾经的“文学青年”,都已人到中年,热情大都消退,不要说继续写作,就是继续阅读文学作品的,也所剩不多。然而丰土忽然坐到我对面,“一声《欧拉冒》,双泪落君前!”他对文学写作的热爱与执著,竟穿越纷纭世事而凝结为了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别人让我写序要坚辞,丰土要我写序开始也是推辞,但是想到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就结识的文友,他提醒我,是那时在我家里,我请他吃开心果,那时候北京市面上还很难买到那种食品,他记得那开心果是1987年秋天我访问美国后带回来的,他觉得是给他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味觉经验……忽然心头浮现出千年前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爱写作,丰土君亦爱写作,结识二十余年,他仍称我“老师”,其实翻翻他的《欧拉冒》就知道,他是在结撰崭新的文本,现在他应该做我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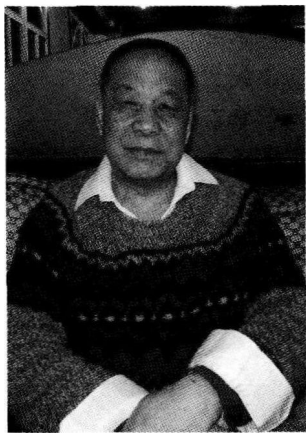
李以建写出的导读,已经把《欧拉冒》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其文

本结构的别辟蹊径,条清缕析地阐释得非常充分了,我不可再来饶舌。我只想说,“欧拉冒”这个意向,一是从空间上展开想像与开掘,一是从时间上展开想像与探索,前者即追求“永在”,后者即追求“永生”,确实非常值得玩味。而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些像“俄罗斯套娃”,又有些像中国古典玩具里的“九连环”,似乎意在强调命运的不确定性,却又在那不确定性里面,去努力地求索确定的元素。

世上的小说多种多样,“真事隐,假语存”是一种写法,“真事无,假语喻”又是另一种写法,此外的写法如观世音现千手千眼,应可变化无穷。丰土这《欧拉冒》的写法,是否开创出了一个新的品类?大家可以讨论。

这序是构思好了,先拟出题目然后一口气写下来的,现在要收束,我想把题目加长为:《把不确定确定下来,再去探求新的不确定》,这是我对《欧拉冒》的感想,也是对丰土下一部作品的祈盼。噢,就保留原来的题目吧。其实,我真够罗嗦,杜甫早概括出了我们心中共同的喟叹:“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2013年3月23日 温榆斋中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闻名文坛,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并发表揭秘红楼梦系列作品,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推动了民间红学的蓬勃发展。

欧拉冒寓言

著名作家 北 村

洪超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四年，我高踞在他床的对面，他在起伏的蚊帐内做的一切事情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比如捏着嗓子装配音演员邱岳峰和杨成纯。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或导演，虽然他后来果然当成了导演：中国最大的电视台的青少节目导演，这显然太浪费他的才华。我觉得如果机遇和命运结婚成功的话，他若成电影导演，可以比肩今天的冯小刚，但他的个性，一种天生的艺术家的个性，如同孩子般的自由天性，三十年来几乎毫无改变，这是顶奇怪的一件事情。三十年前如何，今天仍是如何。毕业初时我到北京出差，他正和第一个恋人分手，我和他在一个晚上步出电视台的台阶时，他突然仰天长哭，幻觉中我觉得他的眼泪是向天际喷射的，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多么纯真的人啊！2001年我迁居北京，应他所邀共同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和投资方发生争执，居然放弃一切，扬长而去，我当时想：这哪是精明的导演的做法？这个人是作家嘛，怎么能是一个体制内的导演呢？他不但是作家，且应该是一个灵魂自由的作家。

实际上，他就是个作家。此前他只写过一篇小说，刚毕业的时候。这第一篇小說，居然直接登上了当时最权威的顶级杂志《人民文学》。可见此人才华了得。但这之后，他就不写了，居然



长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我在南方,他在北方。有时我会想:一个有才华和灵魂自由的作家,如果不写,上帝为什么要把才华给他?会不会责怪他呢?但我错了。就在三十年后的某天,他突然又提起笔来。我知道,这三十年,他仍然是自由的。因为他想写,才写。这是一种真自由。

当我阅读到他的第二篇小说《欧拉冒》时,我立刻意识到:这家伙没变。三十年不变,也算是一个奇迹了。他的这部作品表明:只要一个人的灵魂中最隐秘的、属于上帝所赐的想象力、敏感、思想力和爱没有改变,他就仍然是那个原初的人。在文学上,灵魂无须长大,只须炼净。

这部《欧》就是这个奇特的成果:

第一,它完全逸出传统文学的小说模式,仿佛半空杀出的一匹黑马。它的写法不在现行的叙述“行规”内,你甚至很难分清它到底是一部通俗小说,还是纯文学作品,你也分不清它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电影。作者在选材和叙事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足够好看,却意味深长。

第二,它的小说语言没有既成小说的色彩,完全像口语,但你仔细体味,它却是另一条自成况味的长河。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语言若是没有形成基调是无法完成叙述的,他做到了。它在打破既成小说语言和读者的隔阂。大量网络小说把文学语言破坏殆尽,纯文学作品的语言又使大众畏惧。本作似乎找到了一个中间点。

第三,也是本作的闪光处,也许是作者出身导演的缘故,他奉献了一个很好看的故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切情节剧的基本要素:悬疑、间谍、推理、历史变幻、人的曲折命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纯文学不再拒绝好故事,只是在寻找故事和传奇的结合点,以符合加缪对“传奇和文学的区别”。不怕故事,甚至不怕传奇,关键你有没有本事把故事讲出深度来。本作大有可期。

第四,作者给我们奉献了一个有魅力的人物形象:秦炳文。这个形象的成功,终于令本作加入了好的纯文学的行列。秦是一个敏

感、天才般的、具有普通人一切人性要求的人物，但他的微妙的人性愿望被战争和命运一个一个击碎。由于男一号的成功塑造，其余人物也随之发光。

第五，结构是本作最奇特的尝试：首先，仅以一个人物来串连一部长篇是冒险的，但读来似乎很自然。全篇完全围绕秦炳文的个人命运和人性轨迹展开；其次，前部的岛屿寓言的点状叙述和秦炳文的个人命运的线状叙述居然和谐结合到了一起。

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史，个人的命运置于历史的漩涡中，个人是如何被改变的，人又是如何反抗的，这是本作最动人和最深刻之处，也是它成为纯文学的重要标志。人有一个愿望，却被历史不断改变，人不断反抗挣扎，在道德、道义、律法和情感中选择，并不想改变历史，只是想活出自己，秦的个人选择和历史命运的关系，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有力展示，回答了个人选择在历史博弈中的道德责任的重要主题。

我絮叨完毕，各位开始欣赏吧。



北村，原名康洪，男，一九六五年生，福建长汀人，现居北京。代表作有：《卓玛的爱情》、《周渔的喊叫》、《施洗的河》、《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等。

我和洪超

电视艺术家 时 间

我和洪超在 1985 年秋住到了同一间单身宿舍，这样的缘分可不一般啊。八十年代，那也是中国百年来最让人有幸福感、精神最富有的唯二（只有五四运动前后可比）时期。这样的经历、这样共同的经历实在难得。所以我们是毕生的朋友。

因为考不上北大、人大，我才上了广播学院，成了科班出身。什么叫科班？连老师也是这儿毕业的才能叫科班呢。所以，我们就会搞电视。搞电视，一门灵。那年九月，我到专题部报到，他分到了少儿部。第二个月，我就独立拍片儿去了。他是厦大的，得在家跟人学。他那个部门好为人师的还多，他就一直没有独立工作的机会，很苦恼。但他严肃地提醒我说，你的第一个作品一定要有新意，人都盯着呢，要让人刮目相看。后来他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人民文学》登了一篇他的短篇小说。他周围的人都说他有才，到现在还说。



我们在单身宿舍的生活足有八年，搬了三次家，1993 年，我去办《东方时空》，就不再跟他一起住了。记得他再一次提醒我，是几年前了。他说，你要问自己，拍这个片子是

为了什么。我是搞纪录片的，当然很好回答他。开始他的表情好像

很纳闷，央视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又马上同情我：你在那儿也待不舒服。

他最后一次提醒我，是去年拿给我这部书稿的电子版。他说你要相信上帝。还说为什么中国的导演不能获奥斯卡奖，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上帝。虽然以后我也看了几页《圣经》，但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我还没信上帝，但捋一捋两千年的中华民族命运，信了别的是信错了。先不说我们的民族是不是比别的民族早从树上下来多少年，是不是四大发明也让别的民族更文明，至少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的GDP占有是全世界第一的，多的时候到过二分之一。到头来我们被人欺负，也自己欺负自己。老子、孔子、达摩来过，耶稣没来，不行。全世界都有生态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但咱比人都可怕。

反正现在的事儿也很难插上话，就从历史说起吧，从对历史的反思说起吧，对今天有用，对未来有益。洪超的小说就是这个意思。他去过几次上海，查资料、查档案，讲的是抗战及战后的上海，没有完全虚构，没有因为强调主权而失去人权，没有鼓吹民族主义而忽视个体存在，既有上帝之爱，又有人间真情。这是一个作家的道德良知。



我两口气就看完了，此前这么快看完的只有金庸的，那是三十年前了。它一定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雏形。不仅题材有价值，写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很少，而且人物设计既准确又传奇，有一段竟然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相似。

洪超比我离上帝近啊，我羡慕他。



时间,先后为中央电视台《人物迷林》、《九州方圆》节目编导。后致力于纪实性纪录片创作,代表作《天安门》、《我毕业了》。首倡并推出了“真实再现”这一表现手法,代表作《忘不了》、《南京的血证》。文献纪录片代表作《周恩来》、《抗战》等。现任中广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中央新影集团时间工作室总监,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

从晚清小说说开去

电视艺术家 童 宁

癸巳蛇年,大年初五,一大早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炸醒,望着窗外的遍地红纸和缕缕白烟,思绪也跟着升腾起来了。突然想起洪超最近写了个长篇小说,已经杀青,出版社也答应出版了。电话响起来,正是洪超来的。他邀我去他家里坐坐,过年了,喝点酒,聊聊天,谈谈他小说的事情。那天在他家,喝了酒,聊了天,放了烟花,谈了小说。最后也领了一个任务,洪超要我给他的小说《欧拉冒》写点东西。我知道写序写跋的难度,也见过所谓大师写过的此类东西,急救章的多,敷衍了事的多,文不对题的多,你写你的我说我的多,总之,成为精品的不多。我和洪超认识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一起写小说,一起发表,一起喝酒,一起庆贺,日子一晃,到了今天,有感而发,有话要说。从哪里开头呢?恰巧手旁有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边翻边看,边看边想,不知不觉心里平静下来,后来竟也有了一些感觉,渐渐地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它之所以繁荣,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印刷业开始发达了,印刷变得容易起来;同时,新闻事业也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小说来刊登;二是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到了小说的重要性;三是清朝腐败,写作小说,抨击时弊,提倡维新革命。我一直认为诗言志,片言理,无论是写诗作文,还是拍片做节目是要立个志,言个理,讲出个所以然出来的。这点和清人观点相当的巧合,那时作家都认为《桃花扇》是民族主义的作品;你如果以社会生活考察的态度,研究《金瓶梅》、《红楼梦》,代表的就是进步倾向;《水浒传》是提倡民主、民权之作;《聊斋》是排满的

书等等。晚清文人写小说的动机不外有三，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痛社会之浑浊不得不作，哀婚约之不自由不得不作。看晚清小说，从作品里反映的作家思想也极复杂，恰恰体现了当时那样复杂的、动乱的社会。作品中有极其顽固的守旧党，他们维护皇室，拥护封建社会，对新的或比较新的人，嘲笑谩骂，无所不至。还有那些极其进步的反对满族统治，反对立宪，主张种族革命的新人，他们在作品里热烈的、激昂的、感愤的，鼓吹革命，宣传革命。还有那些既要顾君权又要顾民权，实际上还是替君权打算的立宪党，在作品里宣传君主立宪的好处。还有些知识分子，他们不提倡保皇党也不倡导革命，只从事反迷信、反缠足、反吸食鸦片等等，认为只有从这些地方下手，才是真正的救国办法。还有一些人由于投机分子的胡作非为，他们便对一切感到幻灭，政府不好，维新不好，革命党也不好。还有些提倡科学的作品，也有发挥玄学的作品，更有充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作品。更有科玄矛盾并存的作品。当然也有对政治社会毫不关心，只会讲嫖经说性爱的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充分表现了一种过渡期的现象。但几乎是全部的作家都认为，只有兴办学校，创办实业，反迷信，反官僚，反帝国主义，才是根本救国之道。阿英看问题真准，我看它不仅仅是文学评论家，也是社会学家，他说的不光是晚清小说发展的趋势，简直就是清末的社会缩影。

作家是历史的秘书，记者是现实的秘书。我尤其不爽有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这就把作家弄得不像作家，记者不像记者。作家写出的东西是要对历史负责的。洪超的《欧拉冒》似乎要完成这一使命，他是自发的、自愿的、自找的来写这一长篇小说，没有人要求他去完成这一任务。他甚至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完成的，所以，他在写这一作品时若有神助。任何的困难、痛苦、煎熬，他都没有认为是“受难”，而是一种快乐的创作和带有快感的创作。有过写作体验的人，尤其有过成功写作小说经验的人，恐怕都获得过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快感。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欧拉冒》也是我们民族的秘史。它在揭示什么，暗示什么，展示什么，指示什么，只有神知道。也有那些用心的读者能够知道。我曾经对一位小说大师说

过,不朽的作品具有把玩性,一遍就看懂就看完故事是没有经久不衰的文学价值的。《欧拉冒》的结构就够你琢磨、玩味、摩梭一阵子的。你不是一眼就能看穿它,一念就能揣摩透它,你需要日日摸夜夜搓,反复把玩,才能出现包浆,产生温润的色泽,它像一块和田玉。

我和洪超差不多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起步写小说的。那时候我们还住单身宿舍,一群文学青年,抽着劣质的烟卷,喝着粗陋的白酒,砍大山,瞎聊天,说着天南海北的故事,畅谈着文学理想,做着小说梦。记得有一晚,几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互相激励着,启发着,激动着,说今晚大家都不睡觉,每个人都要写出一篇小说来。第二天,从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走出来几个脸色发青,双腿打晃的青年,他们骑着自行车还要赶到电视台上班去。自行车一溜烟驶过,飘落几张稿纸。洪超那晚写出来一篇《书迷张卫东》,写的是他身边的朋友、熟人,也是小说社团里的一员,没想到,他写小说,竟然被人家给写了。他叫张卫东,是个书迷,叫《书迷张卫东》没错,那篇东西文笔流畅,充满黑色幽默,字字句句直指人心,我看和刘震云的功力真有一比。我也写了一篇《永远的影子》,我真是熬夜写的,字迹端正,笔画清晰,端坐写字,一笔一划,写着写着,写得自己,浑身发抖,愉快战栗,非常激动,当时我就懵了,写字把自己写到高潮了。这不是作品是什么?他的那篇和我的这篇,在1988年第5期的《人民文学》上,弟兄俩的作品紧挨着发表了。

这以后,洪超搞他的少儿节目晚会,我做我的社会类节目。时常也聚会喝喝酒,但很少谈及小说。我在1999年12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澳门往事》,但那已不是小说了,是个纪实作品,最多叫报告文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蛇年春节,洪超把我叫到他家,拿出了《欧拉冒》的样书,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三十万字,别说写,就是看一遍,也要拿出勇气来,加之字号又密又小,那简直是备受煎熬的,看看停停,停停想想,想想放放,放放歇歇,歇歇看看,看看停停……总要想想洪超此处是何用意,是何居心。所以看得很累。能把文字写得密不透风是需要本事的,这需要天才般的语感和快速运转的大脑,心中还要开动着精密的口语机器,手不停地下笔如飞,才能让观众窒息,才

能让人喘不气来,才能让读者晕厥。洪超拿出了他发情的动力,使出浑身解数,对着稿纸他澎湃着激情,或春潮激荡,或夏日流火,或秋风落叶,或冬吟白雪,洪超用独特的快板和慢板叙述着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用神密的汉字碰撞出对苍天深处一尊万能之神的顶礼膜拜。

从1988年发表《书迷张卫东》开始,到今年《欧拉冒》出版,一晃两晃,三晃五晃,浑然不觉地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的上帝。人们惊叫时才会想起上帝吗?这期间,洪超经历了好多事,这些事是他的人生财富,是他的人生历险,是他的人生考古。这些事搅动了他的9125天,他一直在想,如何把他的感悟结构成一部小说。在《欧拉冒》中,我看见了洪超在其中的影子,这影子无处不在,是一个人,是一幕场景,是一缕青烟,是一朵浪花,是一顶烂草帽,是一个大傻帽,是一句欧拉冒?抑或什么也不是。洪超在哪里?只有上帝和作家知道。作家在作品中就是上帝。写什么,怎么写,都是作家说了算。

洪超是幸运儿。他是最早使用打字机的作家,当电脑还没有普及到让个人来使用的时候,他已经用打字机来写小说了。用打字机写作使他如虎添翼,记得那阵子他写了好多的剧作、专题片解说词、晚会台本,机械化使他写作速度加快,于是他就脱颖而出了。他的领导开始看中他,把重要的晚会交给他做。他很快成了骨干,并且很早就出了国,去的是德国。围坐在地毯上,听他说异国情调,引起文学创作社团好友的无限遐想。他送我的一个金属烟盒,看上去粗陋,但是很结实。我依然珍藏着,现在仍是我的主力藏品,我喜欢结实的东西,这样能收藏住。有一阵子,他脱兔抢跑,领先同龄人,日子过得滋润,灵感日新月异,弄得文思泉涌,思绪柳絮飘扬。他要写一部电视剧,设计好了主题,主人公,主要故事,纠集了几个好友,要写一部大剧,我也分到了几集,并且也动了笔,大家摩拳擦掌,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对一部大剧开了战。形势眼看一片大好,无奈一场地震,震得朋友大难临头各自飞。尘埃落定,乾坤复朗。等我们再度相聚时,已是拖家带口,面容憔悴,大家都要为了生计奔波,都已累弯了腰。小说是文人的利器。文人就要心态好,仙风道骨,品茗手

谈。想着挣钱,养家糊口,着急上火,还能写小说吗?这时,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我那时的心境早已长满了青草,构思好的一部长篇,经常被自己的先知先觉摧毁,久而久之,在我心里长出了这样一个念头:要么不写,要写就要成为不朽。于是在我心头,有的只是构思,有的只是大纲,有的只是人物主线,没有了小说,连一篇小小说也没有了。虽然有空发些无聊的微博,就是没有空写有用的小说。我想,这二十五年里洪超的创作上的空窗期就是这样出现的吧。

就在大家对小说开始绝望的时候,洪超这只温润的兔子突然竖起了机警的耳朵,他又以脱兔之势为我们奉献出一部长篇佳作《欧拉冒》。他为什么叫《欧拉冒》,是想对上《阿凡达》这个三字的对联吗?洪超心头草除净了,心田出现一抹祥云,隐约出现一道圣影,雨过天晴一架彩虹:圣乐高奏,众神齐唱,《欧拉冒》出现了。

有了信念,就有了小说,有了理想,就有了小说。这些情愫一直在洪超心里,一直在我心里,现在他先行一步,唱出了欧拉冒的序曲,我等应该和声跟进,展现一曲大合唱。

中国的小说以明清小说为巅峰,晚清小说只能走下坡路了。到了顶峰,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只能下坡了,然而,晚清至今,百年已过,新的一页已经掀开了,目前,正是小说上升的黄金时期。但愿洪超的小说正是这起跑线上的一只脱兔。《欧拉冒》已经起跑了我们一齐跑吧!



童宁,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副总监。《观察思考》、《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栏目创办人;创办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社会与法频道。担任《中央电视台品牌战略》重大项目撰稿。出版《即兴采访》、《电视传播形态论》、《电视节目结构方法》、《电视记者新概念》等著作;2007年,被评为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理论人才。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百万字。